



小剛的紅領巾

張有德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目錄

小剛的紅領巾 (王居平插畫)	(一)
看穀子 (張 鳴插畫)	(二)
紅妮妮 (朱 儀插畫)	(三)
三大車肥料 (鄒新元插畫)	(六)
寶 鎖 (朱 儀插畫)	(四)
拉 霧 (張 鳴插畫)	(三)
五 分 (張 鳴插畫)	(六)

小剛的紅領巾

小剛今年十歲了，是個身體挺結實的孩子，紅撲撲的臉，看起來真是喜人。在學校裏，每次考試他都是優等，每次賽跑他都是第一。

今天，放早學回家，他一進門就喊：『媽媽呀，紅領巾錢弄好了沒有？』媽媽一邊給他盛飯，一邊說：『你爸爸去城裏開會還沒有回來，往哪會有呀？』小剛紅撲撲的臉急得更加紅了，咕嚕着小嘴，站到那裏一動也不動，媽媽給他飯也不接。

媽媽真沒法使他高興，為紅領巾錢他一直要了好多天。今天清早他去學校的時候，還特別對媽媽說：『媽媽，今天上午張校長就要去製紅領巾，明天下午就要舉行入隊儀式，上午你可一定把錢給我準備好呀。』媽媽答應了，到外邊借了一圈，因為都是種地人，不常去集上，所以沒有借來。

停了一會，媽媽看了看小剛，又想了想，說：『小剛，你先吃飯吧，吃過飯媽去集上給你賣雞蛋，三十個雞蛋能賣六七千元，滿够紅領巾錢。』小剛立刻喜歡了，嘿的一聲笑了出來，說：『媽，叫我去賣吧，我跑的快。』媽又好氣又好笑，又把飯給他端過來說：『真是，一會哭一會笑，不嫌害羞。快吃罷飯，媽去集上，賣了錢給你送去。』小剛把手往後摔了幾摔，搖了搖身子，說：『媽呀，你走的太慢，來回十里地，還是叫我去吧！』媽媽很愛惜地說：『孩子，路上太冷，你不能去。』小剛走到媽媽身旁，拍了拍小胸脯，表示很能幹地說：『不冷，不冷，快給我收拾吧。』說着接過媽媽手裏的飯，咕嚕咕嚕地吃了起來。媽媽看了看小剛，覺得他去也可以，就允許了。小剛到學校請了假，回來提起雞蛋籃就走，媽媽一直送到村頭，交代了又交代，囑咐了又囑咐：『到路上要小心，可別把雞蛋打爛了。』

路上，天颳着西北風，非常冷，小剛的頭上，冒着一股一股白白的熱氣，紅臉蛋越發顯得紅了。兩隻小腿跑的真快，踏踏踏活像一匹小馬駒。沒跑多

3

遠，迎面碰見了王大伯，他是去集上賣糧食的，聽說賣了糧食打算買一架新式犁。他見了小剛，就問小剛提那麼多雞蛋去幹什麼，當小剛給他說明以後，他心裏很高興，輕輕拍着小剛的肩膀說：『天氣這麼冷你還在出汗，累不累？到前面那棵大樹下要休息休息，那裏有道半截牆，避風的很，我剛才就是在那裏休息的。』小剛恐怕就誤時間，應了一聲，很快就走了。

小剛提着雞蛋籃一面跑一面想，把雞蛋賣了後，除下三千五百元的紅領巾費外，餘下的錢要買幾個領扣，把疊好的紅領巾緊緊地卡住，一方面紅領巾不打捲，一方面白白的也很好看。再買個紅紅的小日記本，和紅領巾一樣顏色，立了功就記上，到參加青年團時，看能立多少功。再買個，再買個……他想了許多要買的東西。

前邊就是王大伯指的那棵大柳樹，小剛擦了擦臉上的汗，想：到了大柳樹旁邊我也不休息，快到集上賣了雞蛋，回來還能趕上上第二節課。

大柳樹過去了，要下一個大陡坡，小剛提好了籃，準備跑下去。他心裏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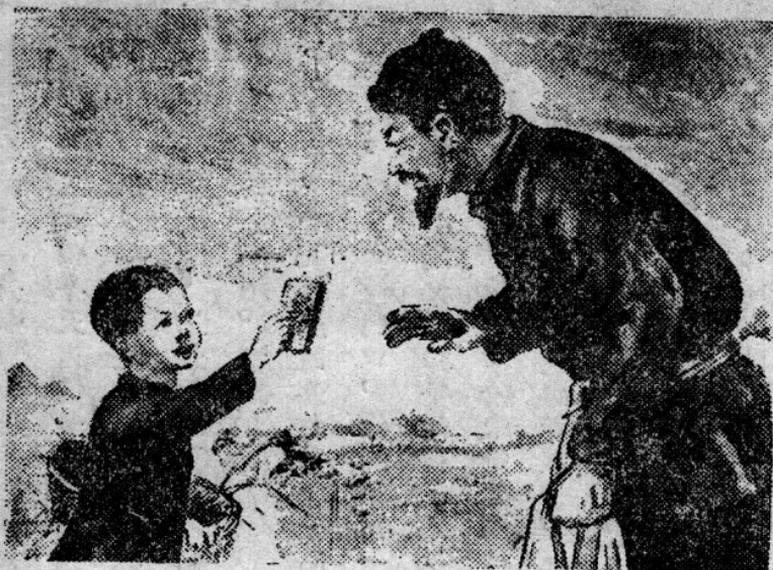
路上要都是大
陡坡該有多美
呀，呼呼地跑
下去，真像坐
飛機一樣很快
地就會跑到集
上。想罷，他
嘩啦啦一陣風
似地往下跑，
不防有個小石
子絆住了腳，
一下子摔翻，
把雞蛋摔個稀



爛。小剛急得幾乎要哇哇大哭，剛才想的白白的領扣，紅紅的日記本……一下子全都打消了，連最重要的紅領巾費也不能繳了。來時媽媽再三交代，再三囑咐：『路上要小心，可別把雞蛋打爛。』這回去怎麼給媽媽說呀！他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才慢慢地往回走。

他的兩隻小腿好像故意和他鬧意見，抬也抬不起來，沒法，只得到大柳樹下去休息。奇怪，是誰的一疊鈔票規規矩矩地放在大柳樹旁邊呢？小剛驚喜地拾起來，數了數，整整二十萬元。他拿着看了又看，臉上突然顯出更加不安的樣子。是因為拾的錢少嗎？不是的。這些錢就叫他繳十個紅領巾費，買十個紅的日記本，買一百個白白的領扣，也是用不完的。那他為了什麼呢？他想：這些錢也許是一個工人伯伯整日在工廠裏勞動得來的；也許是一個農民叔叔整日在田裏勞動得來的。現在也許正有一個工人伯伯因為丟了錢買不來糧食吃飯，買不來布疋穿衣；也許正有一個農民叔叔因為丟了錢買不來犁耙耕地，買不來肥料肥田。不管怎樣，誰丟了錢，誰的心裏都會難受的，就像自己打了雞蛋那





樣的難受。想到這裏，他想立刻把錢送給丟的那個人，但究竟是誰丟了呢？往哪裏去找呢？他想了好一會，終於想到了，噢，對啦，剛才王太伯說在這裏休息過，說不定就是他丟的。如果不是他的，就拿到學校交給老師。主意拿定，他就很快地往回走了。

走了沒多遠，就瞧見前面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走來，小剛老遠就認出是王大伯。他想：王大伯一定是到家一看錢沒有了，才來找的。王大伯走近了，就問小剛去大柳樹下休息沒

有，小剛笑着說：『去啦。大伯你丟了錢啦吧？我捨了二十萬元，給你。』說着遞了過去。王大伯半天沒伸手接，看看小剛，看看小剛，上前一撲，抱住小剛親了又親，說：『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呀！』接着又問小剛賣雞蛋的事，小剛給王大伯實說了。王大伯想了想，對小剛說：『孩子，天太冷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還得去集上一趟。』

小剛走着，心裏雖然因為打了雞蛋而很不快樂，但却因自己捨了錢能還給人家而高興。到了學校門口，他約摸第一堂也沒有下，就先往學校上課去了。

上午放學，小剛把打雞蛋的事說給媽媽，媽媽很生氣，打了雞蛋倒沒什麼，可是眼下紅領巾費用拿啥繳呀！正要開口吵他幾句，王大伯進了家笑呵呵地說：『別生氣，小剛真是個好孩子，紅領巾費我給繳了。』接着就把小剛捨錢的事說給媽媽，媽媽心裏樂的笑出聲來。

原來王大伯聽小剛說把雞蛋打爛後，本想給小剛些錢叫他去繳紅領巾費，可是他知道小剛是不會要別人的東西的，所以就想到集上買些紅洋布送到學

校。可是到了集上，恰巧遇見張校長去製紅領巾。王大伯就把小剛作的事說給張校長，並替小剛繳了紅領巾費，另外還買了一支鋼筆，一個紅日記本子交給張校長讓他獎給小剛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舉行入隊儀式大會上，張校長把小剛拾錢的事說給大家，並把王大伯買的獎品發給小剛。所有的少年先鋒隊員聽了後，都眼巴巴地看着小剛的紅領巾，覺得小剛的紅領巾，實在顯得更紅更紅了。

(王居平插畫)

看穀子

場頭老槐樹下一片好蔭涼。那棵槐樹枝極撲楞開，圓圓的，遠遠看着就好像是撐着的一把遮陽大傘。這地方是孩子們最愛來的地方。

早晨，複習完功課，孩子們又在老槐樹下聚齊了，振堂領着大家做起『開火車』的遊戲來。雖然玩的時候不大，小乙已經逗得鳳英生了兩回氣了，他還預備逗她生第三回氣，他喜歡鳳英生氣的那個樣子，小嘴巴鼓着，那臉蛋好像一個熟透了的紅蘋果。正在這時候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王大伯來了。

王大伯看見了這一羣孩子，老遠就笑哈哈地說：『孩子們，現在我來給你們商量個事。你們不是早就想給社裏做點事嗎？這次每人都給你們分有工作了：一二年級在家幫助托兒所看孩子；四年級和五年級去地學鋤草；就是你們三年級的事重要：單獨到穀地打麻雀……』

『不，我們不幹那個，我們也去地學鋤草。』不等王大伯說完，小乙就喊了起來。

『聽社長說完嘛。』福琴像老師似的，批評了小乙一句。

『對對，聽我說完。我說這打麻雀可不是個小事呀，咱全社就那八畝旱穀子，臨近都沒人種，每天小麻雀都集合到那裏開飯。你們想，眼看快收割了，叫牠們吃了多可惜。』

『對，我去。』福琴高聲地說。

『你去你去呀，我們不去，我們雖是三年級，可氣力也不比四年級同學差，叫他們去地學鋤草，我們看穀子打麻雀，做那麼點小事！』小乙急得臉都紅了，高聲吵吵着。

原來，他們這個社裏有很多小學生，放暑假後，為了溫課方便，就按年級分了小組。三年級只有四個人，選振堂當組長。小乙平常誰都不服，就服振堂，因為振堂平常見他犯錯誤，總是好好給他說道理。在這次選舉組長時，一提到

振堂，他就拍手贊成。

這時，振堂站到自己組長的位置上，細細想了想說：『行，看穀子就看穀子，吃罷飯我們去吧，社長。』

『不，看大夥都願不願。』王大伯緊緊看着小乙。

小乙又有啥辦法呢，鳳英是個胆小鬼，不愛發表意見，福琴又先答應了；振堂是小組長，他也答應了。自己還說啥呢，只好嚼緊着嘴，勉強說了個：

『去就去！』

王大伯見大家沒有別的意見，說了句：『孩子們，看你們立這一功了！可得好好幹啊！』說罷，扭轉身笑哈哈地走了。

你別看小乙，這孩子可不簡單哩，真是又聰明、又胆大，剛才他老想到地裏，拿起那大鋤，和大哥、父親還有那些生產能手們比比高低。如今叫他看穀子，他心中真有些不願意，但是已經答應社長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！也就只好把力氣用到這裏。他想：幾個小麻雀還值一打！他穿了一條短褲，一件白小衫，

戴頂大草帽，攆了父親趕車用的大鞭，真像個小農民。一推碗就去找振堂，四個人集合起來，就出發了。

這穀地在村的東頭，是社裏這家一畝那家五分對起來的。地當中有個大水井，安着解放式水車能澆這八畝地。井旁長着洋槐樹，密密的葉子，真是好蔭涼。振堂想：在這裏一邊看穀，一邊還能溫習功課。

麻雀真是多，他們一走到地邊，就聽見地裏噦噦喳喳地亂叫。小乙拿着大鞭就跑去打，他還沒跑到，『嘩啦』就一齊飛跑了。他自傲地說：『小麻雀膽真小，不到跟前就吓跑了。』

振堂說：『你拿大鞭可別打翻穀子，吓吓牠們算了。』

小乙回到大夥跟前，看着鳳英說：『當然嘛，再說麻雀的膽也沒鳳英的膽大，一吓當然就行了。』鳳英翻了他一眼說：『你胆大，胆大……胆大一口把太陽吃了吧！』鳳英不會用更好的話進攻小乙，只好說了這麼一句前言不照後語的話，逗得福琴也笑了。

大家又往前走了不多遠，聽後邊又噦噦喳喳的，振堂說：『準是又進來了。』小乙說：『我去。』拿着鞭就又去打，還是沒等他跑到，『嘩啦』就又飛走了。小乙有點火了，喊道：『這小麻雀真討厭，打走了，一會就又回來，今天我非制死牠們幾個不行。你們往前走我在這裏等牠，看牠還來不。』說着他就蹲在穀子旁。振堂他們三個繼續往東走了。

麻雀見人走了，『嘩啦』一聲，又飛到穀子地裏，小乙連忙起來去打，還沒抬起鞭，麻雀又高飛了。這可把小乙氣惱了，起來就追，可那怎麼會追上呢，只好垂頭喪氣走回來，去追前面他們三個人。

小乙大聲說：『這麻雀這樣多，我們怎麼能制牠呢？』

振堂說：『你再不說這是小事了吧，咱們想辦法分分工吧，你和鳳英到那頭，我和福琴在這頭，看誰看的好。』

『那不行，鳳英比麻雀還胆小，我不和她一班。』

『你才比麻雀胆小呢，你不去，我一個人去。』鳳英說着就往那頭走了，

小乙沒法，只好跟着她去。

小乙很生氣，他想：咋着能打死一個才好哩。想着想着，就想出了個好辦法，正想喊振堂商量，却見振堂和福琴已向這頭來了，他就說：『組長，我看這麻雀太頑皮，光憑看不行，非打死幾個不可。我提議，咱們把那舊子彈殼裝些火藥，做些小炸彈炸牠們吧。』

他的話剛說完，那邊鳳英就『媽呀！』叫了一聲，說：『可不敢，吓死人哩。』小乙這次可拿着勺把了，衝着她就說：『胆小鬼，胆小鬼，這次可沒啥說啦吧？』

鳳英不吭聲。福琴說：『不行，小乙，咱們不敢幹。我和振堂想了個辦法，就是做草人，大家沒見西瓜地都有草人，一有草人，老鴉就不去偷吃了。』

『就是。』振堂補充着說，『做草人，可方便多啦。咱們要是不想辦法，一直守着，就不能溫課。做出草人，咱們一邊坐到井沿學習，一邊看麻雀，那多好。』